

龙战  
天下  
Lanzha

# 后晋 枭雄录

内乱纷争，兄弟战于萧墙之内；外侮频仍，契丹逡巡边境之外；中原板荡，人民陷于水火之中。铁甲铿锵声中，英雄纵马挥刀力拼敌军，沙场醉卧累累白骨，大浪淘沙潮水来去，古来征战几人回？血流处，万马奔腾席卷山野；林深处，惊起多少归鸟……

书雅



南海出版公司

龙战

天下  
Lianhua



# 后晋 梟雄录

书雅冠

南海出版公司  
2007·海口

ISBN 978-7-5442-2899-0  
2007年10月第1版 2007年10月第1次印刷  
240千字  
12.25元  
730x1000毫米 1/16  
南海出版公司  
地址：海口市金港路21号  
电话：(0898) 6668311  
邮编：57020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后晋泉雄录/书雅著.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7. 10  
ISBN 978-7-5442-3809-0

I. 后… II. 书… III. 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06056 号

HOUJIN XIAOXIONG LU

后 晋 泉 雄 录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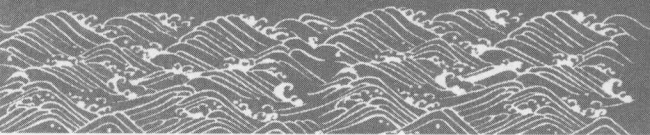
作 者	书 雅
责任编辑	刘一民 廖思拍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0898) 66568511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anhaicbgs@yahoo.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黎明晖印刷厂
开 本	730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5.25
字 数	240 千
版 次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3809-0
定 价	25.00 元

---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 国史

后晋英雄录



第一章	闵帝从厚之死	001
第二章	张韬献计	025
第三章	石敬瑭返回河东	049
第四章	石敬瑭反唐	069
第五章	在洛阳	089
第六章	访契丹	115
第七章	重聚	137
第八章	平叛	163
第九章	战契丹	189
第十章	刘知远称帝	213
尾 声		231



第一章  
闵帝从厚之死





内乱纷争，兄弟战于萧墙之内；外侮频仍，契丹凌巡边境之外；中原板荡，人民陷于水火之中。

公元十世纪，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混乱的五代十国时期，在中原大地上，各路政权走马灯一般各领风骚，你方唱罢我登场。今天你称帝天下，明日我祭天登极，短短五十三年间，共有十五个政权交错更替，苦了天下百姓苍生，落了个民不聊生，流离失所。所以在公元934年夏初的这一天，当魏州城外的百姓们远远发现官道上走来一彪军马时，都吓得就近躲在草丛中，就连路边的酒肆商铺也纷纷关门闭户，不愿招惹这些官兵。但人类共有的好奇心作祟，很多人还是悄悄透过门板的缝隙，仔细观察这支队伍，想看看这又是那一路大王来打秋风。谁知道今天这支队伍和以前所见过的有所不同，瞧那旗幡鞍鞞，分明是大有来头，却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队伍中弥漫着失落的气氛，怎么看都不像是什么豪强军阀。乱世中的老百姓练就了一双好眼，眼看着事情奇怪，都更加上心去观察。从马身上的鞍饰，一直看到兵丁脚上的靴子，终于有人迟疑着说：怎么左看右看，这拨人马都像是皇帝身边的近卫军？近卫军在当时被称为左右控鹤军，瞧他们身上的衣服，虽然已经褴褛不堪、破旧万分，烟熏的痕迹和血迹到处都是，但那服色和纹饰，分明就是宫中卫士才能穿的式样。

开始只是一个人迟疑着说了自己的观点，遭到其他的人讥笑。是啊，怎么可能呢？虽然说世道乱了，但皇帝毕竟只有一个啊。那就是后唐闵帝李从厚。虽然听说近来潞王李从珂，也就是原来老皇帝的干儿子，已经造反自称皇帝，闵帝近日将要到魏州逗留，但也不至于如此寒酸吧。大家虽然不敢大声说话，但仍旧议论纷纷，大部分人都认为不太可能。随着兵马越来越近，有那曾经上过京城，有幸见过圣颜的百姓终于认出来了，就在队伍的前面，四个军士护卫的中间，那个一脸苦相、憔悴不堪的正是当今圣上李从厚。这一下更是让所有人都惊疑不定。有那好事且大胆的，悄悄从后门溜出去，绕到队伍的后面去和军士们搭讪。过不多久，等到兵马且行且远，已经快到魏州城门口时，他们带回来了一个惊天的消息：潞王李从珂已经攻破京城，闵帝李从厚无路可走，现在只能到魏州暂避。

众人更是一阵喧哗。人人都知道魏州的将军王弘贇为人势利，李从厚在位期间，若是驾幸到此，那肯定是大肆铺张，盛情款待；现在李从厚已经成了丧家之犬，对王弘贇还有何用？想必李从厚此去只能碰一鼻子灰了。若是好说好商量，恐怕还能落上一顿饱饭；要是言辞间说不爽快了，王弘贇一怒之下，让人把李从厚绑了，献给李从珂邀功也说不定。也有人



铁甲铿锵声中，英雄纵马挥刀力拼敌军，沙场醉卧累累白骨，大浪淘沙潮水来去，古来征战几人回？血流处，万马奔腾席卷山野；林深处，惊起多少归鸟……

对此表示不同意见，说李从厚虽然被赶出了京城，但毕竟还是正宗的皇帝，王弘贇就算势利，也不能太过张狂，还是要稳妥从事的，这世道，说不定什么时候那李从厚就又翻起身来。再说了，就算李从厚已经失势，可他毕竟是河东节度使石敬瑭的大舅哥。那石敬瑭手握重兵，自小就受老皇帝明宗的喜爱，亲自做主将女儿下嫁给他。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李从厚就凭着和石敬瑭的这份关系，那王弘贇就不敢太过放肆。这话一出，也立马遭到了反驳：这都什么世道了，父子之间动刀动枪，亲兄弟相互残杀的事情见得多了，妹夫大舅子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关系，脆弱得不堪一击。

就这样你一言我一语，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地面突然一阵颤动，房梁上的灰尘簌簌落下，铺满了众人的头顶和肩膀，立在地面上的双脚受到颤动的影响，也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刚刚还在热烈地争吵，现在突然就停止了，屋中一片静默。桌面上的杯盘碗碟也受到震动影响，嗡嗡低响着朝桌子边沿“行军”，终于接二连三地掉到了地上，店主人这才如梦初醒，大呼小叫着让伙计们注意保护，可是几乎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外面发生的事情上。

从魏州城外的另一条大路上，急速行来了一哨人马，人数虽然和闵帝李从厚的队伍差不多，但鞍鞴鲜明，耀武扬威，马儿拔蹄奋飞，响鼻啾啾，马上的健儿更是飞扬跋扈，睥睨群雄，透出不可一世的剽悍。在队伍前面领头的人，身上穿着李唐的官服，鼻子高高耸起，两眼深陷，胡子不多但根根卷曲，从耳下一直延伸到下巴。最稀奇的是他的额头，大而隆起，仿佛在前额长了一个瘤子般。他的鼻子本来已经高于面部很多，但是和他的额头比起来，仍然要屈居下风。

众人都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猜测这又是哪一路人马。刚刚坚持说王弘贇必然要善待闵帝李从厚的那人突然得意起来，悄声对刚才反驳他的那些人：“你们瞧，我刚刚说什么来着，皇帝大舅哥有难，这做妹夫的能不着急吗？这不是亲自领兵来了。”

来的这部兵马正是河东兵，领头的相貌奇特的男子，便是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他爹本来是沙陀部落中的一名战士，随同李克用征战杀伐很长时间，和当时同在军中效力的李嗣源交情莫逆，经常在一起吃肉喝酒。一次，两人又凑在一起切羊肉喝酒，喝到高兴时，他爹便把石敬瑭叫出来给





内乱纷争，兄弟战于萧墙之内；外侮频仍，契丹逡巡边境之外；中原板荡，人民陷于水火之中。

李嗣源敬酒。李嗣源拉过石敬瑭来看了几眼，又随口问了他几句话，石敬瑭对答如流。那时的石敬瑭虽是少年，但气概豪迈，李嗣源很是欣赏，正好他有好几个闺女，趁着酒酣耳热，便和石敬瑭的爹击掌为誓，立了一门娃娃亲。隔日出战，石敬瑭的爹死在乱军中。石敬瑭的娘早在生他弟弟石敬德的时候，难产而死，老大石敬儒这时已经随军出战，整个老石家就剩下两个孩子在家孤零零地过日子。李嗣源不忍心，便把哥儿俩接到自己家来，教他们习武打仗，等到石敬瑭长大之后，安排他和女儿成亲，又赞助他们小两口一处院子。因此李嗣源虽然名义上是石敬瑭的老丈人，其实和他爹没有什么两样。后来李嗣源出征时军中兵变，被拥立为帝，李嗣源便封石敬瑭为河东节度使，让他把守北方边陲要塞，可算得上是毫无保留地信任。这李从厚是李嗣源的第三子，从小和石敬瑭在一起玩耍长大，自家亲妹子又嫁给石敬瑭为妻，两人素来和睦。李从厚继承了帝位，为了防止各地节度使坐大自立，把全国的官员几乎全部调换了一遍，就是没动石敬瑭一根汗毛。

潞王李从珂突然称帝自立，将李从厚赶出洛阳，然后传檄天下，让各地的节度使都进京觐见新皇。石敬瑭远离京都，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于是带人昼夜兼程朝洛阳进发，却没承想在半路碰到了李从厚一行人。当他听到前哨官说闵帝就在前方时，便立刻带人前来探问。

两队人马还有些距离，石敬瑭就已经认出前方果然是闵帝李从厚了，心想那潞王兵变没有多久，怎么李从厚竟已落到了如此田地，心里不由得对李从厚起了几分鄙视，直到两马相对，他才从马上跳下来，拜倒在李从厚的马前，口称万岁。李从厚人如其名，看到石敬瑭就觉得是见了亲人，一肚子的委屈可算找到能倾吐的人了，流着两行清泪跳下马来，双手相搀。石敬瑭就势站起，假惺惺地问道：“陛下怎么会在这里？”

李从厚抽泣了两声：“潞王从珂已经兵变，气焰十分嚣张。京城里人心惶惶，朕连一支能够坚心守城的军队都召集不起来，无奈只有匆忙离京，想先找个地方安顿下来，然后传檄各地的镇守和节度使派兵来勤王。石郎既然已经来了，正好可以帮助我光复洛阳。”

石敬瑭只是嗯嗯应着，并不明确表态，心里却在盘算究竟要怎么办。虽然他早就知道潞王发难一事，但万万没想到形势变化竟然如此之快。沉吟了半晌，突然想起一件事来，问道：“陛下，我听说康义诚已经派兵西



铁甲铿锵声中，英雄纵马挥刀力拼敌军，沙场醉卧累累白骨，大浪淘沙潮水来去，古来征战几人回？血流处，万马奔腾席卷山野；林深处，惊起多少归鸟……

006

出歧关，讨伐潞王叛兵，不知道那边的战事如何？”这话问到了李从厚的痛处，支吾了半天，无奈地说：“石郎就不要提康义诚了，这奸贼唯恐自身投降被从珂小觑，竟然骗了朕剩余的全部兵将，这时恐怕已经和从珂合兵一处，进了洛阳城了。”

石敬瑭闻听李从厚如此说，更不敢答话，但又不能没有表示，于是低头长叹几声，再不发一言。李从厚等了片刻，见石敬瑭仍旧没有表态，无奈只得哀求道：“石郎，你既是国家重臣，又是孤的郎舅至亲，现在朕已经落到如此境地，只有靠你一力支撑了。”堂堂的后唐皇帝，竟然说出如此卑微的话来，若是叫九泉下的李克用、李存勖父子听到，怕不气得连鼻子都歪了。但那石敬瑭是何等聪明之人，既然看见李从厚大势已去，又怎肯再施以援手。李从厚又苦苦相求几次，石敬瑭无法再坐视，只能说：“我奉诏入京，身边只有这二百余人，并没有大兵相随。虽然有心杀贼，但力量实在有限。倒是这魏州刺史王弘贇，本是前朝老臣，向来人情练达，做事情非常有方寸，咱们又在他的地界上，若他肯出兵相助，臣即刻就领兵前往洛阳，为天子夺回冠冕。”这番话说得义正词严，但也只是说得好听而已，世上有几个人愿意将自己的兵借给他人的？石敬瑭如此说，只不过轻轻巧巧就将责任推在王弘贇身上而已。李从厚身边的军士们听石敬瑭说了这番话，心中都在长叹，知道石敬瑭借机推托，偏偏李从厚还不知觉，眼中又流下泪来，握着石敬瑭的手久久不愿松开。

石敬瑭令从人拿出食物清水，分给李从厚一行食用，让他们原地休息，自己则在军中挑选了几名军将，纵马来到了魏州城下，高声喊道：“河东节度使石敬瑭，有事求见刺史王弘贇，烦请城上的兄弟们通报一声。”那王弘贇老奸巨猾，听说城外有军马经过，早让人严守城门，自己也在城头观看。他岂有不识李从厚之理，只是落架凤凰不如鸡，李从厚既然还没有来到城下，自己也就懒得出去迎接。现在听说石敬瑭来到城下求见，便从城墙垛子中间探头朝下观看，看到石敬瑭只有寥寥几人，这才放下心来，挥手示意士兵将城门打开，自己走下城去迎接。

两个人见了面寒暄几声，王弘贇便将石敬瑭迎入府中，安排坐定，吩咐上茶，然后就都默然不言，各怀心思等对方先说话。石敬瑭连喝了两杯茶，见王弘贇仍然没有开口的意思，心中暗骂，无奈只得自行挑起话头：“我奉诏入京面圣，没想到竟然在魏州城外碰到了皇上，见驾之后才知道，



内乱纷争，兄弟战于萧墙之内；外侮频仍，契丹遂巡边境之外；中原板荡，人民陷于水火之中。

潞王发难，天子无奈离京蒙尘，现在已经到了使君辖区内，怎么不出城迎接呢？”王弘赞“哦”了一声，仿佛刚刚听说这个消息一般，惊讶万分地说道：“竟然有此事？圣上现在何方，随驾何人？”

“陛下就在城外休憩，因为离京匆忙，无暇整兵，只有二三忠义之臣跟随。”

王弘赞再次“哦”了一声，眼角余光扫视了石敬瑭几眼，试探地说：“现在这世道，只要有几个兵的，都敢犯上作乱，这种事情以前也不是没有过，只不过前代帝王就算仓促离京，身边也总有禁卫军护卫，文物百官也随驾而行，每到一处，便把随身携带的库房宝物赏赐给当地接待之人，下面的人才会个个钦服。现在陛下车驾虽然前来，但无兵无将相随，想必身边更无长物，若是就此迎进城来，恐怕魏州将士们寒心，反倒对陛下不利啊。”

石敬瑭听王弘赞这么说，模棱两可地点了点头，也不知是赞同王弘赞所说，还是表示自己听到了王弘赞的话。王弘赞老于世故，见石敬瑭仍然不发一言，已经知道石敬瑭也是来应付差使的，当下也不再多言，只是闲谈，石敬瑭也没有追问。过不多时，王弘赞让人端上酒菜，两人推杯换盏，竟把在城外苦苦等候的闵帝忘到脑后去了。

等到酒足饭饱，石敬瑭这才起身，醉醺醺地向王弘赞告别：“大人和晚生说的那些话，非常有道理，本来应该继续逗留听教，但今天是为陛下而来，现在陛下还在路上等消息，晚生须得早回，把大人的意思禀报圣上，然后听凭圣上裁夺。”王弘赞也不挽留，将石敬瑭送出城外，回头便告诉士兵继续严守城门，不得放任何人进城。

石敬瑭率领从人摇摇晃晃回到李从厚等待的地点，酒气冲天拜倒在地，李从厚微微一皱眉头，强忍着心头的不快问道：“爱卿这次去见王弘赞，不知道刺史是怎么说的？”

石敬瑭勉强支起身，将王弘赞所说的话复述了一遍。李从厚生性柔弱，听了王弘赞如此言语，无计可施，又流下几行泪来，哀求石敬瑭说：“事已至此，还是希望石郎能替朕考虑考虑，看看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办。”石敬瑭在回来的路上早已想好了对策，这时轻松答道：“陛下不必担忧，王弘赞只不过不开城门，不让陛下进城而已。臣在路上早已看到，城门外



铁甲铿锵声中，英雄纵马挥刀力拼敌军，沙场醉卧累累白骨，大浪淘沙湖水来去，古来征战几人回？血流处，万马奔腾席卷山野；林深处，惊起多少归鸟……

008

有一处驿馆，陛下可率人暂且居住在那里，王弘贇必然不敢不派人照顾陛下的起居。我这便起身前往洛阳，探听一下潞王的意思，若是他知道反悔，我便来迎驾回洛阳；如果他仍然一意孤行，我顺便正好探一下京中的虚实，日后好为陛下出力。”

李从厚听石敬瑭这番话，明显是要将自己抛在这魏州城外不顾，自己别图富贵，悲从中来，忍不住号啕大哭。随同李从厚从洛阳逃出的扈从们，有的陪着皇帝一块儿掉眼泪，有的默不作声，思虑着是否要重新选择自己的道路。可是却另有几个忠心耿耿的，眼看李从厚失势，而石敬瑭身为至亲，竟然如此不敬，当即按捺不住内心的气愤，有四个人突然拔剑而起，冲到石敬瑭面前，大声喝问：“石敬瑭，你是明宗的爱婿，又是国家重臣，本来就应该和国家休戚与共。主上乃是你夫人亲眷，现在主忧臣辱，理所应当相互体恤。更何况主上现在孑然一身，只有你可以依靠。没想到你竟然百般推托，终究不肯为国出力，为主上效忠。就此还则罢了，你进得城去，和那王弘贇老儿密谋良久，竟然想要卖主求荣，将主上置之不顾，自己再上京去面见叛贼。像你这等不仁不义之人，又有何用？且让我们先取了你的性命，以免日后麻烦。”说完四个人手中的剑就朝石敬瑭招呼过来了。

别看石敬瑭为人势利，就算是自己的皇帝大舅子，一旦失势他也不愿稍加援手，人品虽然卑下，但说到武力，他可是当时有名的勇士。他本不是汉人，身体里流的是剽悍的沙陀鲜血，他父亲当年若不是作战英勇，那李嗣源是五代赫赫有名的猛将，又怎会得以和李嗣源结为至交。石敬瑭从小就在父亲的教导下习武，有非常扎实的根底，父亲死了之后，他搬到李嗣源家中居住，又受李嗣源的悉心教导，武功更是一日千里。李嗣源在和刘守光的战争中，曾经一战降伏了高行圭和元行钦两员虎将，高行圭的弟弟高行周从小力大过人，李嗣源看他虎头虎脑，按照当时的风气，认为义子，让他也搬进家中来居住。这样一来，高行周、石敬瑭、李从珂三个人就住在同一所院子里。院里当然还有其他孩子，但是这三人分外调皮，从小就好勇争胜，稍微孱弱点的大人都不是他们的对手，每天都把后宅弄得鸡犬不宁。更让李嗣源家里的人头大的是，这三个孩子从小就尿不到一个壶里，都看对方不顺眼，总是设法找对方的碴儿。刚开始他们还只是在李嗣源家中捣蛋，后来长大了一点，活动范围就扩展到了李家之外。这下更

把李家管事的弄得叫苦不迭，隔三差五总有苦主找上门来，不是今天和人动手砸了人家的酒楼，就是明天撒野把别人的摊子拆了，后天挑衅折断了别人的手脚，为了给他们三人做的事擦屁股，都快把李家的基业给弄垮了。

后唐那时候做官不比后来，虽然所遗史料不是很多，但也有史书零星记载，像李嗣源这样的武将，家底已经不是殷实不殷实的问题，简直就是家徒四壁了。这三个淘气包这么败家，搞得李家快揭不开锅了。李嗣源打了一辈子仗，虽然略有文采，终究是个武夫，碰到这种挠头的问题，还是考虑了一个晚上才有办法。第二天，他把石敬瑭和高行周打发到军中效力。这性质就相当于现在，小孩总在学校里惹是生非，家长就送他们去当兵，一个是眼不见心不烦，二一个是让军队这个大熔炉锤炼一下他们这些铸铁疙瘩。这样一来，家里就只剩下李从珂一个了，李嗣源也没让他闲着，除了平时习武演练兵法，就让他干些粗活，形同现在的劳动改造。你不是身上有力闲不住吗，我就让你干活，直累得你沾床就睡，看你还有没有精力去给我惹事。再一个原因，就是李从珂是个刚刚进入青春期的大小伙子，每天干些劈柴挑粪的活儿，搞得他蓬头垢面，臭气熏天，就算每天洗了澡他也不好意思老凑到别人跟前去，自然就少了争执。三个人就这样分开了一段日子，府里果然清静了许多。由于石敬瑭和高行周年年在外，而李从珂生活在李嗣源身旁，所以关系上就近了许多，日后李嗣源为帝时，有宦官百般挑拨他和李从珂的关系，终究没有得逞。

日子过得很快，三人虽然不在一处，但随着时光的流逝也一天天在成长。这天，李嗣源看着自己的女儿，突然想起当年许给石敬瑭的亲事来。加上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见过石敬瑭和高行周，于是立即派人传话，让他们两个赶回家中，准备操办石敬瑭的婚事。两人接信非常高兴，向营中告了假，快马加鞭就赶回了家中。时隔多年三个人又重新聚在一起，虽然不像小时候那样爱憎分明，但是言语间总还是有些火暴。几句话没说完，就在院中半真半假地开始了较量，到最后各自鼻青脸肿也没有分出胜败输赢。开始还有人想上前拉架，可是一旦被卷入战团，立刻就躺在地上起不来了，吓得谁都不敢再去阻止，直到李嗣源听到消息赶回来，才把三人劝开。要说李嗣源这做长辈的也是一番好意，想借着石敬瑭大喜的日子，让晚辈们好好聚聚，多多亲近亲近，可没想到这三个人还是不能在同一个槽里





铁甲铿锵声中，英雄纵马挥刀力拼敌军，沙场醉卧累累白骨，大浪淘沙潮水来去，古来征战几人回？血流处，万马奔腾席卷山野；林深处，惊起多少归鸟……

010

饮水，一见面就鸡飞狗跳。当然，这事情还没了结呢，因为这次回家办喜事，石敬瑭和李从珂彻底决裂了。关于事情的缘由，后面必然要涉及，这里暂时就不多叙述了。

说了这么多，意思就是石敬瑭也不是泛泛之辈，当年在军中出生入死，多次搭救过李存勖和李嗣源的性命，就是在镇守河东期间，北方的契丹闻听是他把守云中要道，也不敢轻视。

所以，石敬瑭看到李从厚的四个随从举剑朝自己扑过来，倒也沉着冷静，不慌不忙地站起身来，拔刀准备抵挡。这么一拔才发现，连刀带鞘都不在手上。原来刚才和王弘赆欢饮，喝得高兴，刀别在身边太过难受，早就解下来交给从人了。眼看四人恶狠狠地扑过来，石敬瑭吓得酒醒了一半，连滚带爬奔逃。可是酒毕竟尚未全醒，身手远不如平时利落，只一眨眼的功夫，就已经险象环生。

石敬瑭身边的卫士见状大惊，一拥而上，将石敬瑭翼护在身后，挥刀弄剑挡住李从厚四个随从的去路。哪知道这四人虽然貌不出众，手底下却着实有两下子，石敬瑭的卫士仗着人多，开始有点轻敌，被四个人砍瓜切菜一般杀了十几个之后，知道遇到扎手的角色了，各自心里打起了小算盘，再也不敢主动上前，只是刀口冲外，进行被动防御。就是这样，也被四个人打得左支右绌，眼看着就要被他们冲破包围，杀到石敬瑭的面前。石敬瑭这时已有点醒过神来了，心里面暗暗叫苦，心想怎么偏偏是这四个瘟神呢？

这四个人是两对兄弟，分别叫做沙守荣、沙守进、奔宏进、奔宏荣，实际上是一母所生。他们的母亲本是鞑鞑人，后来被沙陀部所掠，嫁给沙姓将军生了一对双胞胎，便是沙守荣、沙守进兄弟。两兄弟生下后不久，父亲就战死沙场，母亲带着他们嫁给了奔姓将军，隔了两年，又产下奔宏进、奔宏荣一对双胞胎。他们四人从小就力大无比，长大后更是剽悍异常，有擒虎捉豹之能，一人可敌寻常十数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因为双胞胎之间的心灵感应，四兄弟联手时，简直如同神人下凡，常人根本难以抵挡。李嗣源当年在征战途中偶然发现此四兄弟，如获至宝，便安排到自己的亲兵队伍中，做了随身护卫。李嗣源死后，李从厚继位，这四人便也随着做了李从厚的侍卫。别看这四人能耐非常，却没什么心机，李从珂起兵入洛阳期间，很多侍卫不告而别，只有他们仍忠心耿耿地跟随李从厚。



这一路上碰到不少散兵游勇，还有各地蜂拥而起的盗贼，幸亏有这四人在，李从厚才不至于在流浪的路上丢了性命。

石敬瑭是李嗣源的女婿，自然知道这四人的厉害，所以一看到叫板的竟然是他们，也慌了神。李从厚虽然已经落难，毕竟还背着皇帝的名头，石敬瑭来觐见的时候，身边并没有多带很多兵，经过刚才这四人一通乱杀，已损伤了十之八九。眼看四人现在气势汹汹地冲过来了，石敬瑭心中暗暗叫苦，后悔当初没有把部将刘知远带来，若有他和自己联手，或许能敌这四兄弟一阵，只要支撑得片刻，待手下的军士赶过来，就可确保无虞了。现在后悔来不及了，那四兄弟已经逐步逼上前来。

石敬瑭的士兵们呈扇形面对那四兄弟，没有人敢进攻，只是胡乱挥舞着刀剑，想阻止四兄弟冲杀的脚步。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有一人突然挺身而出，拦在那四兄弟的面前。这人的长相非常普通，并没有什么非常引人注目的特点，而且脸上也没有亲兵们惯有的骄横。衣着简单，不像其他人身上有那么多装饰，就连他的气度也毫无出众之处。石敬瑭的亲兵们除了向石敬瑭点头哈腰外，在河东地界上都是横着走的，自然有种飞扬跋扈的气派。但这个人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只像一个普普通通的民间百姓，若不是身上穿着亲兵的衣衫，把他放到人堆里，也绝对不会被人找出来。但就是这么一个人，在这生死交关的时刻，竟然冲到了最危险的边缘。

奔宏进是四兄弟里冲在最前面的人，他把对方上下扫视了一遍，看那人虽然手里也拿着一把刀，但根本没有举起来，而且表情木讷，便一时犯了糊涂，以为对方是石敬瑭军中的差役，无意中冲进了他们战圈。他稍微稳了一下自己的身体，伸出左手将那人使劲一推，嘴里呼喝：“别过来，当心伤着你。”话音刚落，他就看见刀光一闪，好像有人在他面前迅速打开了一柄彩色的折扇，他立刻觉得右边的身体突然变得很轻，整个躯体因为突然的失重将他闪了一个趔趄。在众人的惊呼声中，他看见右边的地上有一只孤零零的手臂，这才惊觉自己的右臂已经被砍下了。他眼里充满着不可置信，望向面前的对手，但目光再次被刀光所吸引，这次的刀光不再是灿烂的彩虹，而是毒蛇吐着信子，迅疾无伦地来到，准确地插入他的心脏。

只一个照面，不足一个回合，那人已经轻易斩杀了奔宏进。

这结果太出乎意料，以致所有人都停止手中挥舞的刀剑，静悄悄地看



铁甲铿锵声中，英雄纵马挥刀力拼敌军，沙场醉卧累累白骨，大浪淘沙潮水来去，古来征战几人回？血流处，万马奔腾席卷山野；林深处，惊起多少归鸟……

012

着眼前的一人一尸。过了片刻，奔宏荣方才醒过神来，悲痛欲绝地朝那人扑去，沙宏进和沙宏荣也紧随着，三人将那人团团围住，刀剑齐举就招呼了起来。

那个人的名字非常普通，和他的人一样，叫陈晖。那时的人都是有名有字的，但陈晖从来不知道自己的字是什么。他是山东郢州人，少年时随父母在河上摆渡为生。有时船到了郢州，父亲领他上岸，在小酒馆里喝得烂醉，他没办法自己回家，只能在酒馆外听人讲故事。那时的风气尚武，人们议论纷纷的无非是某某人如何英雄，某某人又是如何豪侠，这些故事在陈晖幼小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那个年代所有的少年人一样，他的心中也充满对英雄的仰慕，希望有一天能成为人们口口相传的对象。在这种信念鼓舞下，陈晖开始自己琢磨着学习武艺，那时各处的兵营都是开放式练兵，他就躲在远处观看军士们的一招一式，然后回家自己模仿。很快陈晖就领悟到了功夫的奥秘，但是兵营里教的不过是些皮毛，而且常年不变，时间一长，陈晖就无处可以学习，这让习武若渴的他非常郁闷。

这天像往常一样，船摆渡到郢州地界，陈晖的父亲照例醉倒在小酒馆里，陈晖则跑到城中的校军场，看了看正在操练的兵卒，失望地返回了码头，在附近的树林中开始练习那些已经被自己练得无比纯熟的枪棒动作。尽管他年龄还小，但是一招一式已经非常准确，手中哨棒带起的风声，吸引了码头上一个中年男子的注意。他远远望向树林中辗转腾挪的陈晖，脸上泛起一阵微笑，似乎想起了当年的自己。他迈步走下码头，缓步朝树林中走去，身边有一行人想随后跟来，被他断然挥手阻止。走到林子边缘，他仔细观看陈晖的一举一动，等到陈晖将整套动作全部练完，才鼓掌叫好，同时迈步走入林中。陈晖收起手中的哨棒，疑惑不解地望着向自己走来的汉子：昂昂藏藏一条大汉，满面风尘，不怒自威，气度凝重如同渊停岳峙。陈晖一见之下，只觉得心里涌起说不出的敬仰，忍不住就朝汉子行了一礼。汉子哈哈大笑起来，声音洪亮，把林中栖息的鸟儿惊起无数。

“孩子，若是我没有猜错，你刚才练习的这些招式，恐怕是从郢州军营中学来的吧？”

陈晖被他这么一问，当时脸上就臊得通红，点了点头。





内乱纷争，兄弟战于萧墙之内；外侮频仍，契丹逡巡边境之外；中原板荡，人民陷于水火之中。

汉子微笑着走上前来，仔细瞧了瞧陈晖的形体，又伸手拍拍陈晖的肩膀，突然把脚伸入陈晖的双腿之内，使劲朝外一掰，动作迅快绝伦。陈晖被他突然袭击，固然有点手忙脚乱，却没有太过惊慌，反应极快地顺着汉子的脚掰出的方向，轻轻一扭身，就已经化解了汉子的攻势，同时双脚发力向前一蹬，整个人腾空而起向后跳去，稳稳地落在身后的土地上。

汉子赞赏地点了点头，没有再做进一步的动作，扫视了一下周围，找了块比较平坦的地方席地而坐，招呼仍然立在那里的陈晖也坐过来，然后扬声叫林外的人。很快就有人跑了过来，垂手站在汉子的左右。汉子含笑打量了陈晖一番，说：“看你倒是块练武的好材料，怎么不好好找个师傅，却去兵营中学那些普通功夫？”

陈晖看这阵势，知道汉子并非常人，立时更添了几分尊敬，毕恭毕敬地答道：“我只不过刚刚开始习武，并不知道附近有什么好师傅。平时见校军场经常有军士在操练，因此悄悄在旁边观看，学学他们的套路而已。”

汉子点点头，继续说道：“兵卒们操练的武功，适应的是行军打仗，需要众志成城，团结一心才可以施展，个人学习这样的武功，只能强身健体、祛病延年而已。像你这样的坯子，不应该学这种万人敌的功夫，应该去学习如何敌万人。”

陈晖当时的感觉如同当头棒喝，醍醐灌顶，自己以前模模糊糊有那么一丝疑惑，像校军场教的这种武功，成千上万人摆的都是同一个姿势，力量都使向同一个方向，难道真的可以纵横沙场，一往无前么？汉子所说的话，仿似一阵清风，将长久以来笼罩在他心头的不解吹了个干干净净，在他面前展开了一幅崭新的天地。他不由自主地拜倒在地，嘴里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将头深深地埋下。

汉子哈哈大笑，示意左右的从人将陈晖从地上拉起来，然后从旁边一个人的手里取过一只小包裹：“我这次来郢州，本来准备去拜访一位故人的。可惜杂务繁多，必须要尽快返回，不能去跟故人叙旧了。今天在码头上碰到你，想必也是有缘。你若是有心习武，可以拿着这包裹去找我的这位故人，他就在此河上游不到百里的小村内居住。因为本性淡泊，不愿贪图名利，世人都不知道他的本事，我从小就和他在一起长大，所以比较明了。不知道你的意思如何？”

陈晖的心猛然跳动起来，直觉告诉他，这人让他去做的这件事，将完